

清明：醇厚温情的春天仪式

张勃

如每到清明节，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在陕西桥山黄帝陵祭祀轩辕黄帝，在湖南炎陵县炎陵祭祀炎帝，四川都江堰会举行放水节，祭拜修建都江堰的李冰父子。人们还会到烈士陵园祭奠革命烈士。现代社会，很多人离开家乡求学、工作，清明之际不能返乡祭扫，于是涌现出代祭、网祭等新的祭扫方式。

“清明吃了青，走路一身轻”。清明节有着独特的饮食习俗。大体而言，南方以稻作文化为主，清明节食品多以糯米或米粉为原料，制成青团、麻糍、清明粿、清明饼、五色糯米饭、软曲粿、清明粽、麦芽塌饼、青团子等；北方以种植小麦为主，兼种五谷杂粮，清明节食品多以麦面、玉米面、杂粮面粉为原料，制成子推馍、馓子、炒面、子推燕、蛇盘兔、红豆馍、燕燕、石头饼、娃女子、野狐子等。这些食品不仅作为祭祖祀神的供品，也作为礼物送给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寄托着人们的美好愿望。鲁西南一带在清明节常吃一种叫“多打”的食品，吃之前要先围着打麦场转几圈，边转边说：“多打多打，多打粮食多吃啥。多打多打神，多打粮食多添人。”吃“多打”具有祈求庄稼丰收、人丁兴旺的寓意。

“老少踏青，耳聪目明”。清明节是春天的节日，人们脱下厚重的冬装，走到绿草茵茵、鲜花绽放的田野或园林之中，尽情享受大好春光。此外，还会举行斗鸡、踢球、拔河、踢毽子、荡秋千、放风筝等多种多样的娱乐活动，既亲近了自然，又锻炼了身体。

插柳也是清明的一项重要习俗，清明节又被称为柳节、插柳节。人们折取柳枝插在



3月30日，河北省邢台市柏乡县西汪中心小学少先队员来到该县中鲁烈士陵园举行清明祭扫活动。栗剑兵摄/人民视觉

门上、檐下、床头、窗户、灶台等处，或者戴在头上、挂在项间，或者做成柳哨和绣球。柳树发芽早，是春天到来的象征，用嫩绿的柳条装饰家门、装点自己，增添了生机勃勃的春意。柳树插土就活，生命力极强，在古人心中具有“含精灵而寄生兮，保休体之丰衍”的神奇力量。俗语云：“清明不戴柳，红颜难皓首。”人们在清明戴柳，表达了永葆青春的愿望。

“清明一到，农夫起跳”。清明时节气温升高，雨量增多，正是养蚕采桑、播种耕耘、植树造林的大好时节，由此形成诸多农事生产习俗。南方养蚕之乡在清明期间祭蚕神、饷白虎、挑青、请蚕猫，祈求蚕茧丰收。华北地区则会“饭牛”，在春耕开始之际，给牛喂一顿好吃的，犒赏它的辛劳，所谓“打一干，骂一万，清明节下吃干饭”。

厚重的文化内涵

清明多样的习俗蕴藏着丰厚的文化内涵。首先是感恩情怀。“知恩图报，善莫大焉”。只有形成得到与付出、受恩与回报的良性循环，一个人才能和其他人建立起良好的互助合作关系，社会才能有秩序、有温度地持续运行，人类和大自然才能和谐相处、共生共荣。清明祭扫，是纪念逝者的庄重仪式，表达了对父母祖先、人文始祖、革命先烈的怀念和感恩之情。华夏儿女共同感恩，培育出浓厚的家国情怀，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第二是应时精神。这一方面表现在尊重

自然规律，不误农时。清明期间，全国各地都因地制宜，从事采茶养蚕、植树造林、点瓜种豆等农业生产及相关活动，用勤劳的双手种下未来丰收的希望。另一方面，清明开展的踏青、放风筝、荡秋千、拔河、插柳等活动，都与春季的气候、自然环境相合，有助于生气抒发，具有强身健体的积极作用。

第三是生命意识。清明时节，人们踏青赏春，享用各种美味食品，举行各种娱乐活动，积极享受生活之乐，尽情享受生命之美，表现出珍爱生命的一面。清明祭扫，则是慎终追远、尊重逝者的表现。不仅如此，清明还承载着中国人关于生命价值的深刻思考。中国人积极寻找超越有限生命、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路径之一是血脉的传承，这使得中国人格外注重家族人丁兴旺，强调子孙对祭祖扫墓仪式的参与，通过这种仪式增强家族团结。路径之二，便是从事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事业。这使得中国人具有较强的生命担当意识和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清明节对先贤先烈的怀念，既是感恩，也是对这种生命担当意识的肯定与赞扬。

清明，既是节气又是节日，欢乐与哀思共存，悼亡与新生交织。它是春天的仪式，醇厚而充满温情，千百年来一直在中国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以特有的方式体现着中国人处理人与自然、人与国家、人与家庭、人与自我、生者与逝者等关系的智慧和智慧，对于今天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亦具有积极意义。

（作者为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诗词中的清明

司聃

清明是二十四节气之一，也是重要的传统节日。古人认为，万物在此时生长，清洁而明净。古诗词中留下了大量与清明有关的佳篇名句，带领人们走进时光深处，感受千百年前清明时节的自然景观与世俗民情。

依旧俗，清明前几日需禁火，至清明才换新火，是为寒食。在历史发展中，寒食与清明逐渐融合，尤其是中晚唐之后，清明与寒食常同时在诗中出现，如唐代白居易的《寒食野望吟》，有“乌啼啼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之句，将清明与寒食并列。

清明时节，梨花风起，草长莺飞，许多诗人都吝笔墨地描绘这个美好时节，如“花落草齐生，莺飞蝶双戏”（孟浩然《清明即事》），如“二月和风到碧城，万条千缕绿相迎”（晏几道《浣溪沙》）。柳永曾作《木兰花慢》记述北宋汴京（今开封）清明游春的盛况，“拆桐花烂漫，乍疏雨、洗清明。正艳杏烧林，细桃绣野，芳景如屏。倾城。尽寻胜去，骤雕鞍、绀黛出郊坰。风暖繁弦脆管，万家竞奏新声。”踏青的人们在绚烂桐花间流连，经过微雨清洗的桃李芬芳娇艳，游人们尽情感受大自然的美好，春风送来悠扬的弦乐声。

清明正值万物生发之际，象征着自然界的循环更替。中国人选择在这个草木逐渐繁茂的时节祭奠先人、慎终追远，体现了对生命的思考与追寻、对家族与历史的重视。曼妙春光孕育着新生，弥合了思念亲人的愁绪，王安石回乡祭扫父亲墓时，见杨柳千万条，忍不住思绪起伏，写下了“更倾寒食泪，欲涨冷淘潮”（《壬辰寒食》）的诗句。诗中用比喻与夸张的修辞表达了强烈的哀思，令人动容。

清明诗词中最著名的当属杜牧的《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凌乱细雨纷纷而下，清明的雨是“做冷欺花，将烟困柳”，诗人受此情景所感，不免心生惆怅。清明时节最宜饮酒，若是“无花无酒过清明”，则“兴味萧然似野僧”，诗人欲借酒消愁，向牧童问路，牧童指向杏花深处。诗至此处戛然而止，而余韵袅袅，耐人寻味。这个在清明雨中寻酒家的身影，与无数向郊野踏青的游人一样，缓缓走入诗词，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

“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高翥《清明日对酒》）踏青知四时流转，扫墓知人生不永，在与自然的亲近、与先祖的对话中，人们更感悟到生命之可贵。

及至今日，踏青与祭扫仍是主要的清明习俗。中华民族重传承，始终记得自己来自何处，有着怎样的血脉。在流转千年的清明仪式中，人们懂得珍惜生命，珍惜时光，满怀希望走向未来。



3月29日，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天目山镇坞坞村村民制作清明糕。胡剑欢摄/人民视觉



从节气到节日

每年公历4月5日前后，当太阳到达黄经15度，就会迎来清明节气。清明是一个节气名，也是一个节日名。清明节是以节气时间为基础形成的民俗大节。

作为节日，清明形成于唐代，作为节气，清明早在先秦时期已经出现。《管子》云“十二清明，发禁”，已明确提及清明。汉代《淮南子·天文训》载，春分加十五日，斗“指乙，则清明风至，音比仲吕”。根据古人的解释，之所以将春分后的这一节气称为清明，是由于“物至此，皆以洁齐而清明”。清明三候为桐始华、田鼠化为鴽、虹始见。这一时节，天清气和，大地回暖，降水增多，梧桐花开始绽放，鸪鹑纷纷飞向新绿的树枝，彩虹也开始出现，到处是生机勃勃的动人景象。

清明在唐代实现从节气向节日的演变，与当时的民俗大节——寒食节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寒食节，曾是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节日，因节日期间禁止用火、吃冷食而得名。关于寒食节的起源，说法不一。但学者们多同意寒食节出现于汉代，在唐代达致鼎盛。

魏晋以前，寒食节在隆冬时节，习俗活动单一，节日格调悲凉。由于不能熟食，不能用火，导致出现“老小不堪，岁多死者”的现象，多次引起官方干预。但寒食节禁而不止，到南北朝时期已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寒食节的节期挪到春天，具体是冬至后105日；另一方面，有了饧大麦粥等节令食品，发展出挑菜、斗鸡、饧鸡子、斗鸡子等多种习俗活动。到了唐代，寒食节成为最受欢迎的节日之一，唐代文人王昉《寒食篇》云：“天运四时成一年，八节相迎尽可怜。秋贵重阳冬贵腊，不如寒食在春前。”

由于寒食节从冬至日后第105天算起，按当时的历法，恰在清明节气前一两天，而寒食节一般长达3天以上，清明节日实际上处于寒食节期间，所以寒食节的相关活

动会在清明举行。唐代寒食节的习俗十分丰富，包括扫墓、改火、踏青、斗鸡、走马、蹴鞠、荡秋千、饧鸡子等，这些习俗活动都延续至清明节气，从而使清明节气改变了性质，具有了节日的身份。久而久之，寒食与清明逐渐合二为一，清明节不仅吸收了寒食节的习俗，也继承了寒食节的格调。

丰富的清明习俗

“生身不忘宗，千里赶上坟”。祭扫，是清明最重要的习俗。祭扫的对象，首先是具有血缘关系的祖先。有些人会在家或祠堂祭祖，但主要还是去墓地，所以祭扫又叫扫墓、墓祭、上坟、拜墓。除了祭祖，清明节还会祭拜对国家和社会作出贡献的先人。比



清明前夕，江西省宜春市宜春县黄垆镇小朋友体验清明画彩蛋习俗。何贱来摄/人民视觉

二十四节气的故事未完待续

熊建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以二十四节气作为倒计时的创意惊艳了世界，也激活了很多中国人埋藏在脑海深处的文化记忆。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小时候背得滚瓜烂熟的节气歌，在成长过程中，被锁入时光的保险柜，外面贴上了“用不着”的封条。

从农业时代走来的二十四节气，在快速城市化的中国，似乎没有用武之地了。即便在农村地区，在农业领域，节气的指导意义似乎也有限。

一位农业专家说：“在40年前，我们劝农民开春的时候一定要晚耕种，有一个谚语叫‘立夏到小满，种啥都不晚’。40年过去了，我们现在是让他赶紧早种，因为气候暖了，早种也没关系，叫‘谷雨到立夏，种啥都不怕’。在耕种的问题上，一早一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更早一些，在1944年，竺可桢就说过：“现行之二十四节气，乃初汉时所定，只能适用于黄河流域，以之概论漠北岭南，则不啻闭门造车，削足适履。”

适用区域本就有限，又遇上全球变暖的新课题，古老的二十四节气似乎有些跟不上趟了。难道节气只能作为农耕文化的化石，被收入博物馆、扫入故纸堆？但是，同样从农业时代走来的传统节日，不也经历了时代的冲击，仍然保留在人们的生活中吗？

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就能看到，二十四节气的生命远没有“船到码头车到站”，节气的故事还未完待续。

先不说与各种节气相关的饮食习俗依然流行，从历史发展来看，节气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不断丰富、与时俱进的，以此保持旺盛的活力。

比如清明，原本是一个提示农民抓紧春耕的节气，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融入寒食节的习俗，形成了祭拜扫墓、踏青出游两大代表性习俗，应时而变，才有了慎终追远、追思先贤、缅怀先烈等内容。“清明”承载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生命意识，直到今天依然指导着人们的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另外，近现代以来，各地农民根据气温、降水、物候的变化，不断修改和完善与节气相关的农谚，将二十四节气本地化。比如，以前的农谚说“清明断雪，谷雨断霜”，表示谷雨之后，寒冷的天气基本上结束了；如今在一些地方改成“谷雨雪断

霜未断，杂粮播种莫延迟”，成为农民安排农事的新依据。

除了实用价值外，二十四节气在今天继续传承，更因为它蕴含着中华民族鲜活的文化基因。它在不知不觉中干预我们对缤纷世界的认知，在潜移默化中影响我们对大天气象的体验。

“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起。”唐代诗人韦应物的这首诗表现了中国人“感时物”的节气律动感。前两句是自然气候，后两句是农业活动，从这种对应可以看出，人与自然的联系深深烙印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

立春咬春、春分立蛋、谷雨斗茶、立冬食蔗……什么节气做什么，什么天候预示什么，已经浸润到华夏民族的血脉中，使得中国人的生活极具韵律之美，反映了尊重自然、顺天应时的智慧。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人用大自然给生活加上的标点”，是华夏民族集体意识里的一套“天人感应装置”，穿越古今，历久弥新，在新时代必将焕发新的光彩和活力。



3月29日，茶农在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茅坪镇一茶园采摘“明前茶”。王辉富摄/人民视觉